

# 觀光之餘，更需瞻仰與追思

## ——南嶽忠烈祠記事

■忠烈祠正殿  
——享堂。



■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。

湖南衡陽，南嶽山麓，有一座中國現存規模最大、為紀念對日抗戰陣亡將士而修建的國殤聖域——南嶽忠烈祠。1943年，這所忠烈祠正式落成，並開始供奉在對日作戰中犧牲的民族英雄之靈位。整整七十年過去了，古稀之貌的南嶽忠烈祠飽經歲月風霜。當前的中日關係波譎雲詭，變幻莫測，先賢先烈靈佑家邦，則同胞更應明悉忠烈祠之歷史，撫今追昔、慎終追遠，不斷團結、自強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巍巍南嶽，殉國忠烈長眠於此；國殤聖域，今人明悉幾多千秋？南嶽忠烈祠，道盡干戈之硝煙，歷述時代之滄桑。高山之上，家國為之悲泣；翠蔭叢中，同胞為之嘆息。今時今日，遊人到此，多嬉笑而去。然遙想昔日國難時節，將士用命、浴血殺敵，則路人遊覽、參觀之餘，更應瞻仰與崇敬，以示飲水思源、告慰先烈英靈之意。

### 氣勢恢宏，尊崇先烈

七十多年前，抗戰救亡的硝煙瀰漫岳麓之域。1939年11月，中國軍隊以付出重大傷亡的代價，取得了第一次長沙會戰的勝利，舉國士氣大振。第九戰區司令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將軍，眼見陣亡將士遺骸暴屍疆場，無法掩埋之現狀，深感痛心。彼時政府頒布《抗敵殉難忠烈官兵祠祀及建立紀念坊辦法大綱》及《忠烈祠設立及保護辦法》兩部法令之後，薛岳將軍正式提出了在南嶽衡山建立忠烈祠以告慰殉國英靈的請求，獲得統帥部批准。1943年，南嶽忠烈祠正式落成。

忠烈祠由主體建築和陣亡將士公墓區兩大部分構成。就其整體格局而言，是模仿中國古代皇家宮殿與園林的風格建造的，足見彼時政府對殉難將士崇高的敬意和尊崇。忠烈祠的主體建築，由牌坊、七七紀念碑、紀念堂、紀念亭以及最高處的享堂幾大部分組成。建築的藝術風範，是濃厚的中國傳統民族式樣，其色調更使人深感幽靜和哀榮。

忠烈祠正門牌坊，為三拱門式建築，由花崗岩為材質構造。中門正上方，為薛岳將軍手書「南嶽忠烈祠」五個大字，漢白玉豎額，豎直排列，盡顯皇家風範。穿越牌坊，走過長而幽靜的墓道，是極具現實主義特質的「七七紀念碑」。「七七」二字，並列於紀念碑基座之上，象徵中國對日抗戰，係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。與傳統紀念碑的塔身不同，七七紀念碑的塔身則是五個石製炸彈型，將參觀者的思緒帶入當年戰場的槍林彈雨之中，其警惕之意，栩栩如生。紀念碑後方依托之處，為紀念堂。紀念堂是中國古典風格建築，兩側偏室原為戰利品

陳列室，而「紀念堂」三個大字原本為國府主席林森題寫。紀念堂中，有薛岳將軍親自題寫的《南嶽忠烈紀念堂碑記》，至今巍然矗立。紀念堂與享堂之間，是長長的山坡石階，其半山中央處為致敬亭，為紀念淞滬抗戰之安亭戰役所建。

享堂，是整個忠烈祠最為重要的地域。享堂呈十字形，最多可容納五百餘人，是每年舉行祭典的場所。享堂正中央，是「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」，並設有祭台。兩側，是第一、第三、第九三大戰區主要參戰部隊之靈位。如今，享堂中，亦陳列抗戰中著名殉國將領的生平簡介石碑，供國人瞻仰。

### 破壞、重建，飽經滄桑

南嶽忠烈祠及其附屬的殉國將士墓葬區，乃民族解放戰爭之國殤聖域，凡屬國人到此，均應致以敬意。但是，在特殊年代的錯誤邏輯和思維下，忠烈祠所承受的破壞是難以想像的。記者在南嶽文物管理處1995年主編的《忠烈祠》一書中找到了南嶽忠烈祠遭受破壞的詳細情形。

書中記載：1953年，在有關方面的多次指令下，忠烈祠的歷史標記、題刻全部被剷除破壞，僅僅留下了題文內容。而到了十餘年後，忠烈祠的主體建築更是遭受衝擊，尤為嚴重的，是忠烈祠四周的殉國烈士墓葬區，遭到挖墳掘墓之厄運，先烈骸骨被棄屍荒野，墓碑全數砸毀，其倒地破敗之景象，痛心疾首。

1995年，為了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，當地政府對忠烈祠及其墓葬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重建和恢復。忠烈祠的主體建築架構得到了復原。但是，與其相對應的殉國先烈墓葬區的復建，則困難重重。一則，因為資料缺乏，有的墓葬區，已經難以找到其原有樣貌；其次，不少墓葬區位於山林之中，全毀之墓葬，已無遺跡可尋，復建無從着手。

記者實地探索了忠烈祠周圍的墓葬區。已經復建的彭士量、鄭作民、孫明瑾等殉國將軍之墓葬，隱秘於山林之中，四周未有瞻仰指示

路牌。其中，孫明瑾將軍墓葬，四周盡為崎嶇山道，無便捷之徑前往，令憑弔人士無跡可尋。而復建的140師公墓紀念碑，碑身主體則無碑記、銘文記載，只是在無字之紀念碑旁建置了一個小型的說明石碑。若無當地老鄉指引，則記者難以全數知悉各墓葬明確方位並瞻仰悼念。殉國忠烈，隱埋於深山之中，終日與草木野獸為伴，難以享受後世國民之崇敬、憑弔，實為國人一大憾事。

### 觀光之餘，應向先烈致敬

記者在忠烈祠內以及周邊地區隨機詢問了不少前來遊覽、參觀的遊客，其中大多數人對於忠烈祠所供奉、紀念的殉國先烈事跡毫無知曉，對於忠烈祠所展現的抗戰內容，更是一問三不知。尤為令人痛心的，是不少人對七七事變大致過程及其象徵意義，也答非所問。不少遊客表示，自己是在前往衡山上的寺廟燒香拜佛之餘，順道路過忠烈祠，入內參觀。遊客進入忠烈祠，大多嬉笑玩樂，毫無莊嚴肅穆之感。而在周遭的墓葬區，由於道路不便及無指示標記，記者更是未見一人，其寂靜，折射出現實之無奈悲涼。

為何出現如此情形？因為所謂「恢復」和「重建」，是建立在文物保護和旅遊開發的思維基礎上的。衡山之上，燒香拜佛之客眾多，祭祀先烈之人稀少。忠烈祠及周遭烈士公墓，自然難以激起燒香拜佛的遊人之興趣。因此，面對忠烈祠及其周圍墓葬，不能夠僅僅用「文化搭台、經濟唱戲」的旅遊思維去看待。周遭公墓的荒蕪、遊人對忠烈祠歷史的生疏，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國殤聖域的旅遊化。一旦將這樣的地點旅遊化，則處在衡山之中的忠烈祠，自然難以和山中寺廟相媲美。在韓國首爾，安葬殉國先烈的顯忠院，是由國防部下轄管理的，正門由衛兵守衛，整點有隆重的交接班儀式；每年重大節慶，則總統會率領文武官員，與各界民眾在此舉行活動，向先烈致敬。由此，形成了韓國人對顯忠院的莊嚴印象。

反觀南嶽忠烈祠，紀念活動幾乎沒有。原本在落成時期的春秋祭典，也被廢除，正門牌坊更無衛兵守衛，加之墓葬區的荒蕪、缺乏管理，如此環境，又如何喚起民眾的莊嚴之感？南嶽忠烈祠，不僅僅是一個旅遊景點，更是先烈埋骨所在，進入其中，安靜肅穆、行禮致敬，乃國民之本份。為達成這一目標，確實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。



■南嶽忠烈祠紀念堂。



■薛岳將軍為忠烈祠所題之文字。



■南嶽忠烈祠正門牌坊。

■七七紀念碑



## 「遊人到此，請脫帽致敬」

南嶽忠烈祠內域，先烈墓葬之旁側，均有石碑巍然而立，是為政府修建忠烈祠及先烈墓園時所設，碑文刻曰：「遊人到此，請脫帽致敬」。彼時，此石碑確為提醒遊人而築。如今，石碑本身已成為文物，提示之意蕩然無存，令人扼腕嘆息。

記者在南嶽忠烈祠附近的殉國先烈墓葬區，採訪了前來獻花祭拜的王少海老人。他的父親胡季超，1910年出生，早年畢業於陸軍大學，後參加武漢保衛戰，在與日寇的對決中身先士卒，勇往直前，榮升少校副團長，成為國人楷模、軍人典範。王少海老人告訴記者，父親往生後，他改隨母親之姓：王。數十年來，作為民族英雄後代的王少海老人，每年都會定期來到忠烈祠進行祭拜，緬懷那些當年在戰爭中殞歿的先人。這既是對父輩們歷史公義的堅持，也是對自我心靈的淨化。

老人尤為哀嘆，如今的年輕人，進入忠烈祠，毫無嚴肅之感，對歷史的無知，更是令人心急如焚。欲亡其國，必先亡其史。老人反覆向記者表示，為了讓當年殉國先烈之血不會白流，忠烈祠不能只是一個景

點，它應該成為受到公眾敬仰和尊重的聖地。王少海老人的這句話，不是簡單的動員口號，也不是一項籠統的道德訴求，而是殉難先烈英靈所應享有的尊重和榮耀。我們今日弘揚民族精神，不能夠只是表面式的宣洩和喊叫，而應明悉本國的歷史、尤其是救亡史，才能夠以謙敬的心境去審視當年的歷史遺跡和現實生活。

對比廣州氣勢恢宏的十九路軍烈士陵園，南嶽忠烈祠及其先烈墓葬區，相互分割、缺乏導覽標示，顯得破敗不堪。未修復的，殘垣斷壁，令人悲憤；已復建的，人跡罕至，無人問津。正在修復中的六十師公墓以及羅啟疆將軍墓地，周遭也是顯得雜草叢生、鮮有遊人祭拜。更多遊客，則是根本不知道有如此墓葬區存在。

一個民族要有前途和希望，必定要有充滿深邃而沉澱的反思精神。我們需要反思，為何先烈拋頭顱、灑熱血、救國家、興主義，轉戰華夏南北，橫貫九州西東，退頑敵、滅日寇，可換來的卻是「暴屍」叢林、遊蕩荒野？經濟發展固然重要，但現實常常出現物質



■王少海老人向殉國先烈焚香祭拜。



■羅啟疆將軍之墓，盡顯斷壁之貌。

之力有餘、精神之資不足的情形。例如，在貴陽，當年的102師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，在「道路改造」名義下被拆除，至今未能復建；其部隊軍魂、民族英雄柏輝章中將之墓葬，更是無處可尋。但紀念塔之地，已是高樓林立、景貌繁華。諸如此類情形，時刻提醒國人：還原歷史、崇敬先烈、勿忘國恥、任重道遠。

我們反對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、我們憤慨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、我們譴責日本部分學者編纂美化侵略的歷史教科書、我們捍衛被日本侵略的釣魚島主權。這一切，都是我們對先烈志業的繼承和發揚，都是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梳理和習悟，都是我們對民族精

神的接力和創新。既然我們認為自己是愛國的，那麼，當我們在歷史的長明火中感受昔日的崢嶸歲月時，就必然要向那些殉國先賢致上我們最為崇高的敬意。如果連對本民族抗敵殉國先烈的起碼崇敬之意都沒有，則一切愛國之言，只能是流於形式的表演，只能是毫無意義的忘卻式紀念。

南嶽衡山，香火旺盛，暮鼓晨鐘。往來遊人，莫不滿懷誠心燒香敬佛。但是，當大家首次來到衡山或再臨衡山時，千萬不要忘記曾經長眠於此的殉國先烈，更不要忘記路旁石碑上所刻之字：「遊人到此，請脫帽致敬」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